

竺可楨等著

地理學家徐霞客



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竺可楨等著

地理學家徐霞客

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B4174.2)

地理學家徐霞客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竺可楨等

編輯者 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序言



張其昀

正義明道，實事求是，原爲吾民族固有之精神，亦爲古代賢哲治學之態度，此種精神實極適宜於科學研究，近世西洋人從事於中亞及印度一帶之史地研究及考古發掘者，莫不以玄奘法師所著大唐西域記等書爲其嚮導，書中所述皆信而有徵，據以探索，屢驗不爽，故漢文典籍信譽極高，徐霞客先生所著遊記乃我國求是精神一種最高貴之表現，霞客之遊歷，純然爲學術上之興趣，既無使命，亦無其他目的，此種無所爲而爲之求知精神，卽是科學精神。其隻身遠遊，探奇歷險，亘四十年，時人稱其「健如牛，捷如猿」，多方竭慮以赴之，其堅忍不拔之志，至爲可敬。自滇南得病而歸，未幾卽捐館舍，可謂以身殉其學。我國古代地志，詳於水而略於山，霞客於海內名山既作個別深澈之探討，復有廣博周遍之觀察。當時雖無地形地質植物地理聚落地理等名稱，而霞客足迹所經，對以上諸項，均有透闢之分析，觀其所述，與現代科學原理，多可互資印證。彼之萬里長征，乃欲究明各山區之相互關係與共同理解。故霞客實爲我國山岳地理之開創者。於分析綜合二法均所注重，分

類研究與通論研究相輔並進，爲其旨趣所在。夫科學研究，事實之發明較學理之結論，尤爲重要，霞客遊記爲其一生精力所聚，精微明晰，忠實紀錄，凡有旅行之經驗者，攜書對照，更爲之驚歎無已。我國學者素重人格，凡偉大學者均有其崇高修養。霞客記遊之作，備極佳妙，於語必徵實之中，別具宏美之風格與意境，故披卷欣覽，覺塵襟盪滌，於青年修養亦爲有用之書。十六七世紀之交，在西洋爲自然科學萌發時期，在中國亦有相同之趨勢。與霞客同時者，如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之於博物，方以智（著物理小識）之於物質，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之於工藝，朱載堉（著律呂正義）之於音樂，均有卓越之貢獻，而足表現其時代之精神。所可注意者，諸氏學說似並未受明末西教士之直接影響，反而有自中國傳入西洋之事迹。（關於此層，朱載堉所發明十二等律流入西洋，劉復君已有證明，參考霞客遊記所編著之中國地圖在西洋亦甚爲流行。）惜自明亡以後，民族失其自由，學術遂致消沉，西洋科學此後則迅速發展，一長一消，深堪悲痛。西洋之科學方法工具設備及研究機關之組織，現皆遠勝於我國。然科學種子，必須由於內發，方爲有本有源。苟種子優良，一旦植於適宜之土壤與氣候，必能欣欣向榮。我國人認真研究科學乃最近三十年來之事，近十五年來進步較

速，而抗戰五年以來，民族屈辱之歷史，已告一結束，民族之自信心，茲已完全恢復。此種心理上之轉變，極有利於學術研究。霞客先生精神不磨，昔賢求是之精神，皆爲寶貴之種子。吾人在此抗戰垂成，建國開始之際，舉行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彌感有深長之意義。

本篇爲作者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遵義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舉行「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之開會辭，茲值當日所宣讀之論文彙印之際，仍錄於篇首以作弁言。

三十六年四月

目次

序言·····	張其昀
徐霞客之時代·····	(一)竺可楨
丁文江與徐霞客·····	(六)葉良輔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	(一一)方豪
江流索隱·····	(二五)林文英
『江流索隱』質疑·····	(三三)任美鏗
讀徐霞客遊記憶浙東山水·····	(三七)任美鏗
霞客遊記中之植物地理資料·····	(四〇)黃秉維
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見·····	(六一)譚其驤
大錯遺文霞客自滇歸年之貢獻·····	(七五)方樹梅

地理學家徐霞客

二

徐霞客之故鄉·····

(七七)王維屏

徐霞客先生年譜訂誤·····

(八三)方 豪

地理學家徐霞客

徐霞客之時代

竺可楨

徐霞客名宏祖，江蘇江陰人，生於明萬歷十四年，卒於明崇禎十四年（1586—1641），本年適爲其逝世三百年周期。昔潘次耕序徐霞客遊記，謂霞客之遊「途窮不憂，行誤不悔，瞑則寢樹石之間，饑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寥寥數語，而霞客之爲千古奇人，已躍然紙上矣。吾人緬懷先哲，爲之作紀念也固宜。浙江大學自抗戰以來，屢經播遷。由武林而一遷建德，二遷廬陵，三遷慶遠，四遷遵義與湄潭。是數地者，除遵義外，皆爲霞客遊踪之所至。（霞客曾至平越，而湄潭原屬於平越州。）且浙大由浙而贛，而湘，而桂，而黔，所取途徑，初與霞客無二致，故霞客遊記不啻爲抗戰四年來浙大之遷校指南，此則浙大之所以特爲霞客作三百周年逝世紀念，更另有一番意義也。

我國古代亦不乏遊跡遐方之士，如張博望使匈奴，班定遠征西域，此以立功而成不朽者也。晉法顯唐玄奘之去天竺求梵典，此以立言而成不朽者也。若霞客者，既非如李文斯敦之宣傳宗教於異域，亦非如哥倫布之搜求瑰寶於重洋，霞客之遊，所謂無所爲而爲。人徒知其遊蹤之廣，行旅之艱，記錄之詳確，見地之新穎，而不知其志潔行芳爲彌足珍貴也。霞客之欲作西南遊，蓄志已久，徒以老母在堂，守古人父母在不遠遊之訓。遊記云：「余志在蜀之峨嵋，粵之桂林，及太華恆岳諸山，若羅浮恆岳次也……然蜀廣關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云云，及至崇禎九年，霞客爲萬里遐征時，年逾知命，已老至不能待矣。以此知霞客之孝於其母。霞客西南之遊，同行者靜聞僧與顧僕。不幸靜聞在湘遇盜受傷，卒於南寧途次，遺囑欲窆骨雲南鷄足山下。霞客爲迂道二千餘里，幾經危難，與顧僕分肩行李，經一年餘之時間，有志竟成，卒瘞靜聞骨於鷄足山下，以此知霞客之忠於友人。抵鷄足山後，顧僕乘機啓霞客所有箱篋，席捲而去，寺僧欲往追，霞客止之，謂「追或不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於萬里之外，何其忍也。」云云，以此知霞客待人接物之寬恕也。霞客在途，常患絕糧，但非義之財，一毫不苟。如崇禎元年，徒步三千里訪黃石齋於

漳浦，當局假以旅資，拒弗納，以此知霞客操守之謹嚴也。但霞客不但具有中國古代之舊道德，而亦有西洋近世科學之新精神。陳木叔霞客墓誌銘謂「霞客常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卽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爲崑崙海外之遊。」近人丁文江遂謂「霞客此種求知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遊跡，皆非真知先生者也。」旨哉言乎。

霞客生當明之季世，何以能獨具中西文化之所長。欲探求其理，則不得不審察霞客之時代。明自嘉靖萬歷以來，國勢日蹙，不特倭寇屢擾海濱，強胡虎視漠北，卽廟堂之上，宵小如魏璫輩竊據高位，幸賴東林諸賢，本程朱之學，操履篤實，無論在野在朝，均能守正不阿。霞客故鄉偏近東林之大本營，而東林巨子如高攀龍孫慎行等對於霞客亦以青眼相待。故霞客受東林之薰陶也必深，而其忠孝仁恕如出天性，非偶然也。同時萬歷初年，意大利人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來華，其人兼通輿地天文醫藥之學，一時士人如徐光啓李之藻輩亦樂與之遊。無形中其影響且由教徒而傳播至非教徒。明末著作如方以智之通雅，物理小識，宋應星之天工開物，皆渲染有西洋科學之色彩者也。霞客足跡

遍中國，交遊甚廣，殆已受科學之洗禮，即其所謂「自紀載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一語觀之，已足以知霞客必已博覽當時西洋人所繙譯輿地諸書矣，故知霞客之有求知精神，非偶然也。

在歐洲當時與徐霞客並世者有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開白兒 (J. Kepler 1571—1630) 與伽利略 (G. Galileo 1564—1642)，此三人者，皆近世科學之鼻祖也。同時歐洲人遠渡重洋以經營殖民地於亞非美澳四洲，亦發軔於十六七世紀之交。一五八〇年英國人所譽爲海上英雄德萊克 (Francis Drake) 方環遊全球，劫奪西班牙及大洋洲各島土人之金銀珠玉滿載而歸。一五八六年即霞客誕生之年，英國人 Thomas Cavendish 率帆船三艘，遠航印度洋，歸而組織東印度公司。不出百年，而孟加拉，孟買，瑪德拉斯三省盡爲東印度公司所轄治。東印度公司之巧取豪奪，吏勢奸威，迄今讀嚴又陵所譯斯密·亞丹原富一書，尙可見其概略。

古人云，爲富不仁，縱覽十六七世紀歐洲探險家無一不惟利是圖。其下焉者形同海盜，其上焉者亦無不思攘奪人之所有以爲己有，而以土地人民之宗主權歸諸其國君，是即今日之所謂帝國

主義也。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險者，在歐洲並世蓋無人焉。是則吾人今日之所以紀念霞客，亦正以其求知精神之能常留於宇宙而稱不朽也。

丁文江與徐霞客

葉良輔

本校教授方豪神父告余曰，今歲爲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能爲文紀念否？張曉峯先生並爲命題。吾師在君先生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去世，至明年將屆第六週年。丁師創辦之中央地質調查所，成立已二十五年，將於本月在北碚開會紀念，余未必能往參加。此時作文以紀念徐霞客先生而兼及在師，非不得計，雖不能文，亦強應之。

丁徐二公，可稱同志，章師演存（鴻釗）前已言之（註一）『原來丁先生和徐霞客稿有不少相似之點，一生不避艱難，兩人相同，是第一點。霞客遊迹遍國中，尤以自崇禎十年至十三年，湘桂滇黔之遊爲最久，丁先生前後入雲南凡三次，入川黔桂亦各兩三次，是第二點。霞客窮長江瀟湘柳灘諸水源，和其他地理學上之貢獻，可和丁先生對於西南地質學上的貢獻，先後媲美，是第三點。最奇者，徐霞客攜和尙靜聞同行，而靜聞遇病，卒於南寧，民國十八年丁先生組織西南調查隊，攜趙亞曾諸君同行，而趙君遇盜，卒於雲南，是第四點。徐霞客於靜聞死後，遵其遺言，攜其骨由南寧經黔入滇。

凡行一年零二日，始瘞之於鷄足山。丁先生於趙君死後歸葬其骨，復親任其子教養，行必與俱，以至終身，兩人之義俠，古今罕比，是第五點。霞客和丁先生，雖不同時，也真算得同志了。但丁先生的推崇霞客，還有別的用意，他一面是爲外國人常說中國學者不能喫苦，要借他一雪此言，一面要借一個好模範來勉勵一般青年去做艱險的工作，他的徐霞客年譜序說，今天下之亂，不及明季，學術之衰，又復過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奮，徒藉口世亂，甘自暴棄，觀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自愧也乎。這才把他的主意說明白了。然余尙有可以申論者。徐霞客遊記一書，爲習地學者所必讀，自丁先生爲徐公編年譜之後，更不可不讀。丁先生因葉浩吾之指示，乃讀此書，識其人。據年譜所載，徐公自幼聰穎，『矢口卽成誦，擗管卽成章。』『特好奇書，喜博覽古今史集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可知於舊時史地之學，早有相當根基。十九歲喪父，先生雖出世家，而父以布衣起家致富，先生祇要不慕榮貴，自可置身物外，專志獨遊。二十二歲開始遊覽，迄五十歲，二十八年之中，出遊者二十年。足跡所至，尙在中州。而觀察事實之精微，記載之詳實，描寫之工雅，分析現象之清晰，理解之正確，俱見諸遊記。因此，當時雖無現代之地理學地質學，而其記述與推論，無不與地學原理相切合。

例如崇禎元年，先生遊閩，南下漳平，遊記云：『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蒲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況黎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丁氏年譜云：『黎嶺指建溪發源地，馬嶺當卽馬山嶺，沙溪與寧洋溪之分水嶺也。先生以二嶺距延平之里數，與建沙二溪之夷峻相較，而知二嶺之高相等，而馬嶺至海近，黎嶺至海遠，故寧洋溪流急於建溪，其卓識多如此。』此中所推論者，卽分水嶺之距海遠近，河道縱剖面之坡度與基華之關係。在近代地質學中雖是常理，而在當時已能體會得之，先生智慧之高，可以概見。

五十一歲，先生爲「萬里遐征計」，攜一僧一僕，漫遊湘桂黔滇者四年。五十五歲返江陰故里。翌年正月卒於家。此行最大成就，爲查明南北盤江之淵源，發見金沙江爲長江之上游，與修鷄足山志是也。遇盜，絕糧，肩荷，旅險，僭死，僕逃，受盡艱辛而竟其志。丁氏年譜云：『時先生兄……弟……俱存，長子……次子……已婚娶，三子十二歲，孫三歲，家有遺產，衣食足以自給，百年已過其半，五岳已遊其四，文章受知於時人，道德見推於鄉里。常人處此，必將弄孫課子，優遊林下，以卒歲矣。乃先生掉』

頭不過……奮然西行，百折不回，至死無悔……此種「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餘年前。」凡現代科學家所仰慕所應具之美德，先生盡有之矣。在師之推崇先生者，無疑的首在於斯。良以專心一志，吃苦耐勞，觀察精細，記載詳實，爲科學工作之第一步。

「丁先生之爲人，與一身事蹟，已詳於翁師詠霓（文瀾）所作傳文，（註二）茲節錄小段，即可概見。」先生之興趣甚廣，其在科學，經濟，行政及政治方面之活動亦甚繁複……先生才識敏捷，聰慧過人，故對於任何思想與事實之要點，均能迅速把握。先生爲一真誠之愛國者，並極富熱誠，凡所任事，無不盡力以赴。先生對於後進青年之鼓勵，亦無所不至。在其領導之下，青年每能立定意志，從事一生之事業。先生信仰科學至篤，凡不合科學之一切思想及方法，均極端輕視……先生性極富政治興趣，但從不盲從任何主義。彼所堅決主張者爲政府應爲有良心及愛國心之好人。此種「好人政府」之思想，爲先生及胡適君於一九二四年所提倡。所謂好人者，先生之解釋，亦甚注意廉潔及品格，此點先生奉行維謹……先生對於科學方面之寫作，極爲審慎，除非已全部確信無疑者外，絕